# 车厢谈话的联想

胡中柱

在一次上班的通勤车上，不知何故，说起了1978年高考之时，我们一干农场考生在奉贤的青村镇上“劈硬柴”撮一顿。桌上有只炒鳝糊，只要7角钱。当时议论纷纷，有人说，现在的一般饭店的炒鳝丝是68元一盆，差别近百倍。忽有一同事发问，“当时你在农场的工资是多少?”“24元，可以吃30多盆”。“现在月收入多少?”“万元上下，能要近150盆”。

这场车厢闲谈，本来大家哈哈一笑便了之。拿出来公之于众，只是因为前些日子在网上了解到，北京有个研究物价的教授，在一个项目中得出结论，说现在的233万元只抵上世纪80年代的1万元，论据中，把各种因素均做统计，如当时的大米是16.4元100斤，现在1斤就要好几元等。真让人浩叹，这个项目不知是谁资助的。只要是经过那个年代的人都知道，那时，光凭钞票是买不了几样东西的，一定要有相应的票证才行。粮票、布票、油票、豆制品票、香烟票、工业品专用券……几乎无所不包。常想，那个年代很少听到有大贪污犯，除了社会财富匮乏之外，有钱无法用也是重要原因。想买房子，无市无价；金银首饰，不怕别人说你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?而且除了只收外汇券的友谊商店外也无货供应。

票证之王，当然是粮票，这是户籍城乡二元制的根本差别。中学毕业后的我到农场就业，定量从每月25斤升到39斤，仍然是不够吃而需要家庭补贴，不过不少女生有余。于是，常常有农民拿着禽蛋之类的农产品来换粮票。虽然在读中学时已知有同学拿粮票换钱换鸡蛋，可亲眼看到生产粮食的农民，居然用自己舍不得吃的东西来换本来不应该有什么价值的粮票，内心十分震撼，仿唐朝诗人李绅写了首《悯农》，“年年自言产量高，四海皆种闲田少，如何秋收才旬日，又将禽蛋换粮票?”现在粮票的功能只剩下了收藏，如果能把全国粮票及各地地方粮票均收全，在上海文庙书市能卖个好价钱。

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加速，“包产到户”后的农村，摆脱了贫困走向了温饱，提供给城市禽蛋肉类也丰富了，城里人则更在打开了国门，看到了境外世界的精彩一面后，深感自己生活的贫乏，追求与眼界当然都提高了。仅举一例，原先占居了小家庭必备的自行车、缝纫机、手表为三大件的历史已有几十年了，迅速升级换代为彩电、冰箱、洗衣机（当然，现在也被淘汰了）。一时，家用电器成了最抢手的商品。当时，几条特殊的航线，如香港到几个内地大城市的飞机上，彩电是最重要的打包行李，可称之为航空史上的奇观。由于国内生产能力赶不上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，彩电之类的商品也只能凭票供应。

上海经常有人怀念，“大饼油条豆腐浆，一角洋钿吃三样”的日子，可是别忘了，那时不但是“36元万岁”，其中还有一两半的粮票；尤其是当你掏出信用卡潇洒一划，便将大件家电搬回了家的时，勿忘这三十年的进步。

# 《红楼梦》里的金星玻璃

戴荣裘

《红楼梦》第六十三回写道，贾宝玉让丫鬟芳官改扮男装，给她起了个新名字“耶律雄奴”。贾府的姬妾丫鬟们不通文墨，把这异域风情的名字叫岔成了“野驴子”，大家听了笑倒。细心的宝玉怕芳官难受，便对她说：“海西福朗思牙，闻有金星玻璃宝石，他本国番语以金星玻璃名为‘温都里纳’。如今将你比作他，就改名唤叫‘温都里纳’可好?”

曹公见多识广，不时戏笔，也许让当今的读者好生困惑:如贾母给宝玉的雀金呢，说是“哦啰斯国拿孔雀毛拈了线织的”，假作真时真亦假，俄国既不出产孔雀，也不以毛纺工艺著称。但是，“温都里纳”并非曹公杜撰。“温都里那石”和“金星玻璃”在雍正、乾隆二朝的《活计档》中频频出现，常用来制作珠串、鼻烟壶等精巧物件，供人随身携带、把玩。宝玉就有一个金镶双扣金星玻璃鼻烟壶，盒盖内还装饰有西洋珐琅的天使，十分精致。

关于“温都里纳”的含义和出处，学者们有说是法语玻璃柜的音译，有说是西班牙语彩色玻璃的音译，甚至有说是来自梵语。《红楼梦》法文版的译者李治华先生认为，“温都里纳”乃是法语aventurine的音译，论据《拉鲁斯词典》将其解释为“内涵金星之棕黄色宝石”，或“人造温都里纳，仿此宝石所制的玻璃或陶器”。

笔者以为，“温都里纳”源于意大利语，本义就是金星玻璃（金砂石），多为红棕色，内里有着粉末状的铜晶体，17世纪首创于威尼斯共和国著名的“玻璃岛”穆拉诺。据传，金星玻璃是意外烧制而成的，人们就用意大利语的avventura（意外），取名为avventurina。

18世纪初，金星玻璃作为教皇的礼物，由特使献给康熙帝。红棕色玻璃中的铜粉，就像满天的星星，熠熠生辉，吸引了皇帝的注意。有趣的是，那个时代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，把金星玻璃叫做venturina，这似乎是从意大利语的ventura（幸运）衍生而来，发音与“温都里纳”一模一样。18世纪末的《宝石及其估价准则》一书，也将金星玻璃称为pietra venturina，即温都里纳石。

金星玻璃的诞生，语义中有“幸运的意外”，又因为它神秘华贵，深受清朝上层阶级的喜爱，价格飞涨，一石难求，权贵们纷纷令工匠仿制。热衷于此的，还有康熙帝的儿子、直郡王胤禔。雍正年间，养心殿造办处的玻璃厂已能烧制金星玻璃，颜色有黑、绿、黄等多种，但质量终不及威尼斯运来的。曹雪芹认为金星玻璃来自法国，多半是因为乾隆年间，法国耶稣会士汤执中，在北京成功烧制出国产的金星玻璃。

宝玉把芳官比作这稀罕的珍品，芳官自然高兴。更巧的是，她在宝玉的丫鬟中，本来就是个“异类”。芳官原是因元春省亲，买来学戏的十二个女孩之一。老太妃丧期，贾府遣散家伶，芳官自愿留下，被分派到了怡红院。

芳官学戏多年，却没学过做人，只按自己的好恶行事。她对于一起学戏的女伶，惺惺相惜，对她厌烦的人，态度不友善，倒有几分像阮籍的青眼和白眼。蕊官送她擦春癣的蔷薇硝，被贾环看到，“弯着腰向靴桶内掏出一张纸”，就问宝玉讨。芳官因这是蕊官送的，不肯给贾环这样的鄙陋之人，要另取一些来应付。她找不到自己日常用的蔷薇硝，便用茉莉粉糊弄人家。贾环伸手来接，芳官却把纸包向炕上一掷。按理说，庶出的贾环虽委琐窝囊，终究是正经主子，芳官不应如此怠慢轻侮。贾环的生母赵姨娘兴师问罪，上门叱骂殴打芳官，她不甘受人作践，先是回骂赵姨娘“梅香拜把子——都是奴才”，后来干脆撒泼哭闹起来。

芳官漂亮伶俐，有着真性情和暴脾气，但究竟是个小孩子，什么事也不往心里去，总是兴高采烈的，淘气一日是一日，不懂得为将来谋划，学习针黹纺绩，或是为人处世之道。芳官待宝玉，不像袭人那样，温柔地规劝宝玉，也不像晴雯，一会儿跟宝玉赌气，一会儿又抱病熬夜为他修补雀金呢。对宝玉而言，芳官更像一个可爱的玩伴，一块光芒四射、新奇有趣的金星玻璃，而她在贾府的命运也像清宫里的金星玻璃一样——受宝玉的喜爱时，曾盛极一时，后被王夫人赶走、赌气出家，渐渐被遗忘。

# 静安诗草

胡中行识：去年十一月，静安区教育局委托我组建青少年诗词创作基地，第一批学员都是中学生中的诗词爱好者。几个月下来，他们粗通诗律，交出了自己的“答卷”。这里略选几首，无非是重申了这个说法：格律诗并非高不可攀。

## 春日

田 峰（初一）

东君御马自从容，
幽径闲吟芳草丛。
杨柳有心临绿水，
樱花无意惹清风。
自嗟七步才思少，
莫道推敲言语工。
拾取落英人莫笑，
犹怜春色一分红。

## 春忆

郝俊瑶（初二）

长长垂柳系扁舟，
飞絮蒙蒙惹眼眸。
忽忆当年携手处，
凭阑听雨看沙鸥。

## 咏梅

吴薇莉（初三）

品茗月下寻清友，
邻水楼台透暗香。
寒玉晶莹千壑雪，
冰魂冷艳一枝芳。
折春快马寄知己，
问客绮窗思故乡。
零落成泥有谁念，
抚琴低咏意茫茫。

## 春行

梁珈源（高一）

鲜苔满径入苍峦，
绿柳婆娑细雨寒。
浣女声喧山涧水，
满怀春色倚栏干。

# 纳帕谷的古城堡

周炳揆

加利福尼亚州的纳帕谷以盛产葡萄酒闻名，时下已是世界级的葡萄酒产地。然而，我到这里除了想探索葡萄酒文化，还有另外的目标。曾经在杂志上看到照片，纳帕谷有一座中世纪的城堡，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。一位曾居住在意大利的朋友信誓旦旦地和我争论:“美国建国历史也就两百多年，怎么可能有中世纪的城堡呢?”

三月，并不是葡萄的收获季，不过，随着大片大片的的葡萄园映入眼帘，意识到快抵达纳帕谷了。我们驱车前往一个叫Calistoga的地方，果然，这是一个城堡，一个地地道道的中世纪的要塞。它建于山的顶部，瞭望台是城堡的制高点，瞭望台顶部是一个呈伞形的六边形，蜿蜒的城墙上，锯齿形的枪炮孔排列有序，难道，加利福尼亚当年真的经历过战争吗?

很快我就有了答案，这不是古迹，而是一个酒庄，酒庄的主人叫达里奥塞多伊，是一个颇有故事的人。他的曾祖父早在1885年就在旧金山经营酒庄了，后因加州颁布“禁酒法”而被迫停业，达里奥孩提时代就在家中废弃的酒桶之间玩捉谜藏游戏，所以从小就有重操曾祖父旧业的梦想。1975年，他终于美梦成真，用自己经营服装赚的钱在纳帕谷开出塞多伊酒庄，达里奥熟谙经营之道，他不光卖酒，还向游客供应冷餐，亲自斟样酒给客人品尝。很快，塞多伊酒庄生意兴隆，年销售达6万箱葡萄酒，远远高于纳帕谷酒庄1.5万箱的平均水平。

1993年，达里奥用310万美元在距塞多伊酒庄11公里处购得一块69公顷的土地，还附带一个维多利亚风格的大庄园，供达里奥和家人居住。他萌生了一个宏伟的规划，就是在小山的顶部盖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城堡。为了确保城堡的历史精确度，他特地从欧洲请来专门设计拱顶天花板的专家、擅长壁画的艺术家等，所用的材料，包括一砖一瓦，全部取之于奥地利、意大利和罗马尼亚，分装200个集装箱运到美国。2008年，这幢面积1.4万多平方米、耗资4000万美元之巨的城堡终告建成并对游客开放。

那天游客不少，我们在一楼的葡萄酒品尝室见到了达里奥，他71岁了，高高瘦瘦的，是一位儒雅和气的绅士。他指给我们看一些细节——墙上的葡萄花纹、精美的镶木地板和一架装饰华丽的1870年代的大钢琴，手工雕刻的橡木餐桌可容14人就餐，天花板用画有精美图案的木板镶嵌而成。城堡的后侧还有一个地牢，达里奥指给我们看中世纪式样的刑具，“那是复制品，”他对我们耸耸肩，不无调侃地说道:“我可能应该活在200年以前才对。”

那一天其余的时间，我都在回味达里奥的这句话。古城堡是一个历史的符号，它的每一块石头、每一件物品都像文献、相片和影像一样地记录历史，这里，不仅是品酒，更是难得的艺术享受。

竹石图（中国画） 虞 伟

坐花醉月 齐洪建

# “失而复得”的档案

陈之江

1902年2月22日，适逢农历正月十五，南京路五昌里内人头攒动，上海商界大佬严信厚、朱葆三等纷纷现身于此，出席中国首家商会团体——上海商业会议公所的成立大会。甲午战争后，设立商会的呼声已充斥朝野。20世纪初叶，盛宣怀在与英国谈判修订商约的过程中，耳闻目睹英国商会在联络调查等方面的优势，发出了“彼团结而我散漫，彼谙熟而我生疏，彼尽得要领而事事占先，我茫无头绪而着着落后”的感慨。于是，在他的授意下，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应运而生。1904年，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改组易名上海商务总会。辛亥革命后，其再度改弦更张，定名上海总商会。

上海总商会是旧中国影响力最大的工商社团，号称“中国第一商会”。尽管各项事务千头万绪，商会方面却十分注重文牍的整理与保管，其档案都保存于总商会下设的商业图书馆。1929年，上海特别市商人团体整理委员会接收了上海总商会，宣告总商会时代的结束。存放在商业图书馆的那批档案随之被束之高阁，成了无人问津的“废纸”。解放后，市工商联接管了商业图书馆，但混杂于书籍之中的总商会档案依然不为人知。直至1957年，市工商联开始着手研究上海商会历史，工作人员在重新整理原商业图书馆的资料时，偶然发现了一批特殊文献。其中有上海总商会的会员名录、纪念册；有装帧精美、用蝇头小楷誊抄的会议记录，还有商界头面人物的照片等。“这应该算是档案吧。”直觉和经验告诉他们，眼前的这堆宝贝属于上海总商会的原始记录。于是，一度不知所终的上海总商会档案终于重见天日，当时发现的共74卷。上世纪80年代，市工商联研究人员又在同业公会档案中找到了部分总商会案卷，最终形成了上海总商会档案全宗。

在上海总商会档案里，最具价值的当属皇皇15册的《上海总商会议案录》。总商会的大事小情、沪上商海的风云际会均在《议案录》中藏头露尾。

1924年7月7日，《申报》刊出上海总商会会董、煤业巨子谢蘅窗致总商会的公开信。大意为第六任会长宋汉章前已自请取消会员资格，所以不能再度参选第七任会长。“一石激起千层浪”，谢蘅窗的这一招令总商会的内部矛盾大白于天下。当然，谢本人并非属意会长宝座，他的幕后老板是觊觎会长之位已久的傅筱庵。

原来，就在第七任会长选举之前，宋汉章因个人原因无意连任，决意由自己的副手、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史久鳌顶替其会员资格参选。傅筱庵借机发难，唆使亲信大造舆论，为他当选造势。傅在总商会里的名声本就不佳，这一来更是引起公愤。在叶惠钧、闻兰亭等人的再三敦劝下，宋汉章只好应允再度出山竞选。谢蘅窗“一计不成，又生一计”，他串通朱葆三的秘书，以朱的名义发文领衔反宋，并取得淞沪护军使何丰林的支持。这一下，宋、谢两派闹得不可开交。不堪其扰的宋汉章干脆返回家乡躲避，任凭会内争吵不休。

“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”，最后双方经协商达成妥协，宋汉章与傅筱庵均不作为正、副会长的候选人，由第三方出任会长。这第三方是谁呢?乃人称“阿德哥”的航运业巨头虞洽卿。

诸如此类的事情，大至参政议政、小至调解商户纠纷，在上海总商会档案里随手可拾。档案记载着“中国第一商会”发展历程中的点点滴滴，成为探究中国近现代史的第一手资料。2003年11月，上海总商会档案入选第二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。

十日谈 档案文献遗产

**是什么物件保留了4个世纪的甜蜜记忆?**